

我們的都市，我們的英雄

• 文潔華

香港著名攝影師梁家泰先生的近作，展示了在他鏡頭下呈現的、我們的都市裏一些「英雄」的面相。影像說明了的，比英雄們自己的片言片語更為豐富。

關於都市和它的英雄，往常是偏見居多，特別是對於現代的想像而言。您也曾聽過波德萊爾 (Charles Baudelaire) 在他的詩作裏說「眾生糜集的城市」，艾略特 (T. S. Eliot) 在《荒原》裏說「沒有實體的城市」吧；然後是弗萊 (Northrop Frye) 連串生動的描述，他說城市像「一條瀕臨死亡的巨龍，體內有無數螞蟻，不斷吸入污濁的空氣，又排出烏黑的溺水；以一座座碩大的鋼骨水泥的墓碑，將廣袤無垠，肥沃美麗的田野覆蓋」。他們所說的，其實是現代都市化了的都市 (看弗萊談狄更斯，說他如何把都市視如癌病，摧毀了農村和傳統的城市便很清楚)。

我們生活於其中的，工業化以後的都市，跟世界其他許多都市一樣，同樣碰上地域規模過度發展、人口過度稠密、交通擁擠、人浮於事、公共服務短缺和環境惡化等種種問題；還有現代論述裏經常提及的人際間的陌生疏離，以及當代濫調的價值多元等等。關於現代工業化的都市性，便跟舊俗民社會 (Folk Society) 二元對立起來。都市被認為非人際的、異質性

的、世俗的；俗民社會是重人際的、同質的與神聖的。都市充滿爭端，俗民社會寧靜滿足。但簡單的對立說得多了，便總會有研究者站起來平正地說：世上的城市有許多不同的種類，開端不同，功能也不一樣。有些城市起首時不過是個儀式性的中心，因而總有個向心性的廣場；後來隨着貿易或侵略者入侵，城市才自然地向世俗社會轉化……。因此，關於城市的情況，難以用劃一的標準來了解。

可是，我們的時代特徵又是難以否認的，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都市，每時每刻也在呈現着這些特徵。例如當有人要求刻骨銘心的時候，耳濡目染的，卻確實是一片過眼雲煙的景象。兒時認識的一間酒店，還未去過便聞說拆卸了，原地一座新的商場屹起；以為那兒的店舖千篇一律，但往往在您剛能確認以後，便又明日黃花。「都市是流行時尚的過山車。」

無法預料，突速急變的特徵甚至已經被投射到人群裏。說都市人煙稠密，我們認識的人其實很有限，真正能交心的少之又少。都市人只在同一個族群的內部裏相親相愛，一到更大的鄰里的範圍，卻又不知所措。平常活潑開朗的人走進滿是陌生人的電梯間，會立時緘默起來，眼睛望地，沉着呼吸。我們都本能反應地要在四周劃出一個透明但密不通風的屏障來。

* 承蒙梁家泰先生允准發表其攝影作品並提供高解析度圖像，本刊在此謹致謝意。

「都市人迴避陌生人，因為陌生人都是無法預料的。」

據說，都市人的寂寞，和與之成正比的對愛的渴望都是不得已的。那份渴求走出透明屏障的熱望，如果不是寄意在那一兩位流行情歌填詞人的文字裏，便是在各式各樣的網絡上。但更多人寄愛於工作。這個都市的繁忙，原來就是男女老幼們寂寞的化身。高度的勞動分工，集約式的生產服務，層級性的人事關係，流動性的身份變化，不斷轉型的技術結構，契約式的忠誠與期望，還有被時鐘控制着的約會與協作……。每逢察見這些，都會不期然想起與之對峙着的愛與孤獨來。

難怪總有「反都市情結」，出現在一個一個活生人的選擇裏。總有人不斷逃離都市，在圍邊演唱歎調，在離島塗鴉，在熱鬧的酒吧裏夜遊。鏡頭下的都市人物，無論身在何方，或四周有沒有圍繞着他們的人；也不論他們在積極地演說夢話，抑或在默默耕耘，那情景總是奇異地滲發着霍珀(Edward Hopper)的油畫《夜鷹》的味道。「都市情結和反都市情結，可以同時糾纏在同一個人身上，難分難解。」

據說每個都市都會產生一種只屬於其自身特點的文化。香港這塊總面積原約1,066平方公里，只有四分一面積適宜人類聚居的地區，在百年間因轉口經濟以及後來的高度工業化，促生了它的都市化歷史；然後是通訊設備、勞動力供應、生產轉型和龐大的商品市場；然後是大量的排污物，畸型的填海發展，以及生活在其上的形形色色的煩燥……。在這個都市，人們飲茶飯聚時，說話的聲量會自然地提高，語速不安驚人。我們表現得聰明自負，其實不斷在掩飾自己的脆弱。

「城市的建立是因為人要過上好和方便的日子。」(亞里士多德語)原是這般簡單，但我們都知道真正促生這樣的都市的，是我們的欲望；而它的鏡子，又在映照著我們的不滿足。都市在惆悵，又同時在施展魅力。

有說都市人是上帝和機器的混血兒，因此他們都不安份，矛盾重重。如果有人要活得純正一點，便會把他們的矛盾分給別人。因此一個都市總是人才薈萃，聚集了各路英雄。這些豪傑縱使互不相識，也會在「神交」中不自覺地協奏交流着、與都市謀共存。登上英雄榜的條件，只在態度，不在業績和財富。他們都是積極份子，自覺地與時代相處，奮鬥不息。他們會思考這都市正在發生着甚麼事情，還可有哪些生存的條件；然後努力去明白自己應可做些甚麼，可以繼續生活，維持自尊。

梁家泰鏡頭下的都市英雄，都在以一個面相展示着上述的都市態度。他們包括在小公園裏義務教授氣功，鼓勵人心平氣和的商人；以「名牌」聲線，廣受失明人士喜愛的廣播人；還有榮獲狗隻成就大獎的狗醫生……。我最愛鏡頭下那位付出一輩子勞力，口裏不說自己的名字，只說「我兒子是芝加哥大學博士」的父親。他使我想起某個早上，一位工友進入我的辦公室清理廢紙，她邊作邊說：「我的女兒昨天在曼徹斯特拿了醫學博士。」但我還未知道她的名字。

都市的重建，便緊緊於這些匿名的英雄；他們的欲望和愛，他們活着的態度。

文潔華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，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科課程主任，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。